

鏖战南洞庭

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记者明星、史卫燕)6月下旬以来,湖南多地连续强降雨,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和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洪水影响,洞庭湖水位逐日攀升,南洞庭湖的多个站点,近日接连超保证水位,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保卫家园,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坚守大堤,鏖战南洞庭!

头顶“悬湖”护大堤

7月11日,沅江市320公里一线防洪大堤全线超警戒水位,其中151公里堤段超保证水位。7月12日,南洞庭湖高洪水位仍在维持,沅江市超保证水位的堤段比11日又增加了16公里,达到167公里。

沅江市永新垸四面环水,是洞庭湖的湖心岛。站在岛上的大堤举目四望,浊浪滚滚,水流浩荡。南洞庭芦苇场场部设在永新垸,为了保卫家园,全场干部职工冒着酷暑奋战在抗洪一线,巡查堤防,清除险除。场长杨志文介绍,八百里洞庭已成“悬湖”,永新垸这样的湖心岛,就是“悬湖”中的“澡盆”。

南洞庭芦苇场防汛抗旱第一大队五花洲中队负责坚守永新垸一线防洪大堤近6000米。烈日下,中队长刘青山挥汗如雨,带领党员、群众用镰刀和锄头清除杂草等障碍物。他的儿子今年高考,他仍然坚守大堤,没有陪儿子高考。一周多来,刘青山虽然双手磨出水泡,两眼布满血丝,但仍然干劲十足。

洞庭湖一线大堤还活跃着一群“抗洪老兵”。自7月4日上堤巡查以来,年逾花甲的老党员黄新田吃住都在大堤,只回家取过一次劳动工具。两

鬓斑白的他,穿着防雨服,不时敲击着腰间的“梆筒子”。清脆的声音时刻警醒着岸边的人们。

黄新田现在是沅江市琼湖街道参与抗洪的党员志愿者,过去是种田能手,但洪水曾让他颗粒无收。

“我们上堤巡逻,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1996年夏天,洞庭湖洪水滔天,漫过大堤,淹没了我的房子、稻田。很多人在那场洪灾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洪水把我们害惨了!”黄新田说,“今年洪水大,我自愿来巡堤,为抗洪出一点力。”

在洞庭湖中的“孤岛”澎湖潭垸大堤上,每天都有100多人拉网式巡查可能出现的险情。78岁的邹闲仙老人,在岛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抗洪经验十分丰富。他感慨地说,现在的抗洪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堤上每隔50米安装了路灯,大家告别了用手电筒和马灯夜晚巡堤的历史。

巡堤的干部群众,分堤段排成一排,用手里的锄头、铁锹、镰刀清理杂草,缓慢地挪动着,锐利的目光扫过草丛、堤坡、沟塘,不放过任何可疑隐患。

“孤岛”转移大作战

南洞庭湖河汉纵横、洲岛密布,广阔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100多个湖洲和湖心岛。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有救了!”7月11日,家住莲花岛村的村民夏介文看到救援的船只来了,心里松了一口气。

莲花岛村是沅江市琼湖街道的一个孤岛渔村,管着刀刀口、莲花坳、明山、朗山等4个洲岛,洲岛上常住着1000多人。这次洪水来势凶猛,水位上涨很快,建在低洼处的房屋,大部分都泡在了水里。



▲7月11日,在沅江市琼湖街道莲花岛村,洪水淹没了部分房屋和土地。 新华社发

沅江市防指接到村民求救信息,第一时间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迅速安排人员和船只,将遭洪水围困的村民转移。岛上地形复杂,洪水深浅不一,帮助村民转移的船只常常搁浅,救援人员用竹竿撑、双手划,挨家挨户上门将村民接到小岛的高处。

“一听说他们这里遭了灾,街道和村里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船只安排到了现场,帮助他们安全转移。”村支书刘克辉介绍。灾情发生后,沅江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帐篷、矿泉水、方便面、大米等救灾物资,和救援队伍一同前往灾区。

目前,莲花岛村1000多人已全部安全转移,其生活物资都得到了相应保障。

做好打持久战准备

7月3日,沅江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7月8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日来的奋

战,很多坚守抗洪一线的干部群众已经极度疲劳。

南洞庭芦苇场干部汪京华今年58岁,人称“老汪”。由于多日上堤防汛救灾,老汪体力透支,风湿病又复发了。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抽筋疼得他直冒冷汗,走路也是一瘸一拐。领导安排他休息3天,但是汪京华一天都不想耽搁,赶紧让爱人送来了药,执意要继续留在抗洪一线值守。

目前,沅江市各级干部奋战在南洞庭湖抗洪一线,累计投入防汛劳力7.5万人次。沅江市防指在向8大堤垸派出22名驻垸水利技术人员的同

时,还专门成立了2个水利抢险技术专家组分赴各堤垸指导防汛工作。沅江市委书记黄育文介绍,目前洞庭湖区

的汛情走势十分复杂,全市上下全面动员部署,做好打持久战、打硬仗的准备,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灾整体战。

不只会跳广场舞还能上堤保家园

►7月11日,“阿姨团”队长余凤英(前)在圩堤施工现场挪动沙袋。

在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江家岭村,有一支防汛队伍——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阿姨团”。“阿姨团”的队长余凤英自豪地说:“我们之前都是一起跳广场舞的‘舞者’,洪水来了,广场舞也没心思跳了,我们也想组织起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于是,一支由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阿姨们组成的抗洪“阿姨团”成立了。干不了扛沙袋的重活,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担心大家在高强度的工作下中暑,在忙完上午的工作后,“阿姨团”马不停蹄地开始熬绿豆汤。“前两天一直下雨,阿姨们帮我们煮了红糖姜水;今天天气热了,阿姨们又送来了绿豆汤,我们干活都更有劲了!”一名武警战士说。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上接1版)关键时刻,张葵阳果断跳入湍急的排水通道,其他村民紧随其后。他们扔下雨衣,在水中用脚一步步试探着定位涵洞,再潜入水中用木板挡住涵洞,接着用土包固定、压胶布防水、垒墙……经过两个多小时连续奋战,终于堵住了隐患。

“在困难面前,党员干部就要冲在前面,群众才会信服,才能快速形成凝聚力。”张葵阳说。

记者在位于鄱阳县城附近的昌江圩堤上看到,江水正逐渐逼近堤坝坝顶。堤坝上,许多工程车辆来回穿梭运送土方和砂石,干部群众冒雨垒砌装满土方的编织袋,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处理。江西武警机动支队200余名武警战士,沿堤坝垒起高1.5米、长1500米的“土龙”,将洪水死死拦截在外。

与此同时,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9日早上,桂湖村500多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到县城的一所小学集中安置。为了让村民能喝到热水,工作人员还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房。

鄱阳镇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兰穹飞负责安置点村民的衣食住行,她调动志愿者把盒饭送到村民手里。“我们不会让一个村民流离失所。”她说。

全力迎战,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我国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7、8月份是我国防汛关键期,江河洪水将呈现多发频发趋势。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计,盛夏南北方均有多雨区,一些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台风也可能对东南地区和华南沿海产生影响。

近几日,有一些河流站点出现超过1998年洪水的水位。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心主任孙春鹏说,我们已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水利防洪工程体系,即使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也有能力应对,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利安全保障。

“面对严峻汛情考验,要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彻落实到防汛抗洪工作各个环节,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守好底线,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说。

浙江新安江水库9孔全开泄洪后,近日水库水位逐渐缓慢下降,钱塘江流域各站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浙江省防指下调了应急响应级别。

“雨势减小,响应降级并不意味着能放松警惕。”浙江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新安江建德段沿江堤防还存在滑坡、塌方风险,要严防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这位负责人说,淳安县23个乡镇受灾严重,基层干部群众正在抓紧时间自救。水位每下降一厘米,恢复和消杀工作就跟进一厘米,并继续完善城市、村庄、农田、鱼塘的排涝措施,抓紧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

(记者胡璐、高敬、刘夏村、范帆、侯文坤、周楠、黄筱)



跨江逆行 孤岛不孤

赣北江心,九江市柴桑区江新洲,四面环水,如一叶扁舟孤悬江上。

连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江新洲水位持续上涨。12日中午12时,长江九江站水位22.77米,超警戒水位3.27米,逼近历史最高水位。汛情紧急,柴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发布通知,7月13日前全镇老幼病残必须全部转移完毕。

记者在江洲渡口看到,从江新洲发往市区的轮渡上,一批批居民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转移。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青壮年正源源不断跨江驰援,逆行江新洲。

江新洲常住人口约7000人,很多人外出讨生活,但这里的油菜花、金沙滩、棉花地等一草一木仍让不少人魂牵梦绕。11日傍晚,38岁的江洲镇团洲村村民伍文明和同乡一道,驾车登

上了返乡轮渡。“老母亲在家,听说北堤告急,我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赶回来。”望着滔滔江水,伍文明心里着急,12日一早就扛着铁锹出现在了大堤上。

在江新洲北堤,记者看到岸边已经垒起60公分高的子坝,部分堤段江水已经高过坝面,浊浪不停拍打岸边沙袋。江洲镇柳洲村村支书洪棉雪站在水中,接过村民递来的一袋袋沙石,仔细堵住渗漏。

“大堤背后是万亩良田和我们的家园,堤毁了,家就悬了。”洪棉雪说。11日夜裡,当地突降雷雨,为了在大坝外层铺上三色布防风浪侵蚀,他毅然挺身而出踏入江水,连续奋战6小时,腿脚被浸泡得发白。“脚破了,鞋穿上就不敢脱了。”

尽管如此,洪棉雪并不泄气,因为越来越多

人正赶来与他并肩作战。

58岁的企业员工李海松回来了,他说“就算放弃500块钱一天的工钱,我也要回”;56岁的装修包工头周齐峰回来了,在他看来,大堤是村里人一担担挑土垒起来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守护大坝是他的责任;村民“95后”沈捷和“00后”王礼华也回来了,稚嫩的肩膀正扛起40公斤重的沙袋……

老百姓上来了,子弟兵赶来了,志愿者也来了。40多公里长的大堤上,旌旗猎猎,人们昼夜值守,或巡堤查险,或装沙垒坝,或整装待命。饿了,就随便扒两口;困了,就躺在哨所眯一会,拼尽全力只为一个共同信念:把家守住。

万众一心,孤岛不孤。

(记者余贤红、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7月12日电

心安之处就是家

龙德,很快体会到家的味道。入住第二天早晨便吃上了热腾腾的牛肉包子,这是村干部当天一早冒着大雨,去集镇上买的。

“条件肯定不能和家比,但住一天就要给他们一天家的感觉。”胜利镇党委书记杨克飞告诉记者,针对这18位“临时居民”,镇村干部每天排班,从繁忙的防汛工作中抽出时间,做好送餐等服务。

47岁的周慧云是村医,7日与大伙儿一起住进教室,成了安置点的“私人医生”。给老人量血压、为住宿卫生消毒,大伙儿有个头疼脑热的,她都能照顾到。“感觉这几天比平时还忙。”

董秀花想家,主要是惦记家中的“生意”。20余亩的西瓜、黄豆以及玉米已经泡在了水里,如今她指望着80多只鸡鸭能“对冲”损失,“家回不去,它们喂不成,以为又要砸手里。”好在只要有家,便有“家人”守望。“镇里组织了23名干部和抢险人员在江心洲帮助他们看护房屋、养殖家畜。”东至县副县长郭宏盛在现场说。

“有大家的地方,也是家。”村民马美云笑着

说,她和自己的三个老姐妹卷着铺盖“挤”在一间教室里。少了农忙,却多了说话的人,每天做着针线活、唠唠家常,倒也不亦乐乎。“庄稼淹了再种呗,江边长大的人还能怕水不成?”

唯独让马美云放心不下的,便是老伴。她告诉记者,当时催着转移,老伴却拎着铁锹上了江堤,每天挖土保防护坝,已是4天不见人影了,只在晚上简单通了一个电话。“昨晚又是一夜没睡,嗓子都哑了,真把自己当大禹了。”语气里既有埋怨,更是心疼。

入夜,二楼最西头的教室亮着灯,29岁的张翔坐在课桌旁,备战一个月后的公务员考试。去外地读大学后,这是他与父母最长一次朝夕相处,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村里大妈们骨子里的乐观,大叔们在江堤上的勇敢。

他填报的职位在长江对岸的城市,“期待我能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站在江边,为家坚守。”这一夜,江水依旧在涨,家依旧在那……

(记者陈诺、李亚彪、刘方强) 据新华社合肥7月12日电

7月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超强降雨,导致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洪水猛涨。湖区很多地方的水位,连续突破“警戒”“超警戒”乃至“保证”水位。面对严重的汛情和险情,湖区有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守卫在洞庭湖千里长堤之上。

连日来,记者在抗洪一线采访,发现到处都能遇上名字里带“水”的“守堤人”,比如“洪”“涛”“波”等。他们的名字,浸润着“湖畔人家”关于洪水的记忆,鼓舞着守卫河湖安澜的壮志豪情。

哪里险就要到哪里去

12日上午,记者赶赴洞庭湖畔的湖南省津市市,洪水导致一条省道中断,需走县道绕行。

行至津市市白衣镇,记者发现抗洪抢险的防线近在眼前。马路边大片稻田被洪水淹没,县道也危在旦夕。

43岁的白衣镇党委书记刘波,在抢险现场带领干部群众争分夺秒抢护于堤。他们用编织袋灌装泥土,每袋足足有80多斤重。

子堤筑成后,记者采访刘波,方知他生于洞庭湖畔。“童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家乡发大水,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坐着我,另一个箩筐里坐着我弟弟。”刘波说,“爸爸挑着我们两兄弟,走了二十几公里上山躲水。”

“爸爸给我取名刘波,给弟弟取名刘泳。湖区很多人取名字都喜欢带‘水’,我中学同班同学光是叫‘涛’的就有三个。这样取名字,是希望遇洪平安、逢灾无恙。”刘波笑言。

这些天,刘波和白衣镇100多名干部日夜坚守在一线。“小时候,父亲每年冬天都会扛起铁锹、挑起箩筐去修堤,如今守护着万千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堤,基础就是父辈们一担担挑出来的。白衣镇有三个水库、两个地质灾害点,丝毫不能大意和马虎。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和镇里党员干部们就要去哪里。”刘波说。

抗洪一线是最好的课堂

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南嘴镇,位于洞庭湖深处。7日晚至8日凌晨,记者在暴雨中登上南嘴镇目平湖大堤,看到堤内村庄二层楼房屋顶,与堤外风急浪涌的洞庭湖面高度几乎持平,“悬湖”之势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段大堤上,南嘴镇镇长刘洪迄今已经坚守了10个昼夜,其间一度经历目平湖超保证水位的险情。

“我从小在湖区堤垸长大,名字里这个‘洪’字,是因为出生那年正好涨大水。”刘洪说。

十年来,担任责任区段抗洪指挥长的刘洪,和抢险队员们一起清基扫障,一起疏浚或开挖导浸沟,一起巡堤查险处险……

“防汛基础工作,点点滴滴来自湖区人民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刘洪说,他和镇里的干部这段时间与群众一起守护大堤,朝夕相处中更深切感受到了湖区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团结一心与洪水搏斗的可贵品质。

“洪水是会造成损失的天然,但抗洪一线是干部教育最好的课堂。”刘洪说。

“水利人”的理念永远不变

洞庭湖深处有“水窝子”之称的湖南省安乡县,7月初以来遭遇长江高水位、澧水和沅江洪峰,暴雨等“三重夹击”。

34岁的王洪波,是安乡县大鲸港镇的一名防汛中队长。他出生那年遇上发大水,爹妈就给他取名“洪波”。

汛期以来,王洪波的作息是这样的——凌晨3点起床,开车赶到县城,花一个多小时为中队约140名队员买菜,再送回队里供伙房做饭;天亮后,带上队标,巡查、排险、挖导浸沟,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风雨;天黑了,走访周边老百姓家,安顿临时借住的防汛队员……

每一天,他都要到深夜才能歇下。因为频繁出汗和淋雨,每天都得准备三套换洗衣服。

“老是想睡觉,实在困了,就打自己几耳光。”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但我一定能坚持下去。湖区人都懂得‘保堤就是保命’,我是党员、是村干部,必须冲在前面。”王洪波说。

47岁的刘洪流,是安乡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连日来,他像钉子一样钉在类似“调度枢纽”的岗位上。“这是2003年以来最严峻的汛情,超警戒指令我们下了80多次。”

刘洪流生于洞庭湖畔“水利世家”,父亲是乡镇水利站的站长,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因此给予儿取名“洪流”。刘洪流19岁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就在堤垸。

1998年,湖南遭遇特大洪水。在那个艰难的盛夏,刘洪流一直守在安保大堤。他说,当年调度防汛人员“基本靠吼”——只能通过电台;监测水位“基本靠抄”——每半小时看水位标尺人工抄录一次;他曾亲眼见到洪水入侵堤垸后,群众拖家带口划着木船、门板甚至木盆逃离,在堤上搭帐篷避灾……

“如今,抗洪从过去‘人海战术’,发展到机械化、信息化甚至智能化。”刘洪流说,如今人员指挥调度可通过实时视频,水位监测能实时遥感、自动记录,还有智能化大数据分析预测和预警……

“很多东西都变了,可土地没变,河流没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永远不会变。”刘洪流说。

(记者苏晓洲、袁汝婷、蔡潇潇)

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

不负其名守安澜

洞庭『守堤人』名字里的洪水印迹